



福建省杂文学会编

闽潮录

福建杂文选(1988~1991)

海峡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福建杂文征文

(1989年4月—1990年3月)

在谷文昌碑前	徐明新 (2)
从“气功热”想到的	林振夏 (4)
漫话“舆论监督”	陆志斌 (7)
“0”与“1”的效应	叶振瑜 (10)
帽子的“错位”	刘广义 (13)
循环“索赔”剖析	周金华 (16)
发过牢骚之后	林文富 (18)
从用兵想到执法	李 仲 (20)
魂兮归来	郑 琅 (23)
“赠人以言，重于金玉珠石”	王植伦 (26)
神化与人化	王仲莘 (28)
贾府的一宗举报案	高云方 (30)
谜底	徐金利 (32)
妄考“蹲门貂”	陈铁存 (34)

鲁迅批评梁实秋有什么错？	宋志坚 (36)
如厕偶想	陈章汉 (40)
尼克松的启示	何满子 (43)
“引进总理”与狼子野心	宋北勋 (45)
有感于“裸风看涨”	尤 廉 (47)
“千古完人”辨	黄奕谦 (51)
圆滑的变迁	张若愚 (53)
职称“难”、“滥”说	陈俊明 (57)
“摆架子”考析	王仁山 (60)
从“小轿车”之“轿”说开去	傅书松 (63)
破“奢”入“俭”	傅书松 (66)
广告中的死魂灵	林礼明 (69)
竞争·红眼病·平均主义的另一面	郑鹏远 (71)
颠倒了的书市	
——从沙汀的四折书想起的	赵家欣 (74)
从“卡尔怪父母”说开去	陈 奇 (77)
人心如镜	
——片断连缀	杨际岚 (79)
三仙姑不言“逼良为娼”	吴慧颖 (82)
听到谎言之后	柯建瑞 (85)
官员的清、勤与贪、庸	周 迅 (88)
香水冲掉墨水	陈天必 (91)
和尚·月亮·河殇	宋 恒 (94)
冥界新潮	魏世英 (97)

走穴的得失	黄 鲲 (100)
“精英们”的“反思癖”	姜解平 (103)
“大公无私”丢不得	
——“大公无私”小议之一	王仲莘 (106)
道是有情却无情	潘文森 (109)
膝盖功能漫议	李 新 (112)
如此“精英”反腐败	朱兆龙 (115)
啊，农民！唉，农民.....	熊利武 (118)
反腐败的旗帜谁来举	宋志坚 (121)
权味	傅绍良 (124)
评“堵嘴术”	郭启宗 (126)
版坛三户	袁良骏 (129)
焦裕禄的正剧	杨际岚 (131)
希望之光	黄 鲲 (134)
杂文应有时代感战斗性	袁启彤 (137)
关于杂文创作的几点意见	王仲莘 (142)
福建杂文征文评审工作情况说明	郭 风 (149)
福建杂文征文评奖委员会名单.....	(151)

福建杂文选

(1988年1月—1991年12月)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张黎洲 (153)
成事在人	颜振育 (157)
“拍板”五忌.....	曾勋意 (160)

先走一步和绿灯	徐明新 (163)
关广梅的“资本”	黄冠英 (165)
闻跳老年迪斯科	徐明新 (168)
须有“快刀”斩“乱麻”	刘智康 (170)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郭 稼 (172)
落选莫落伍	张 翼 (175)
“厂长接待日”刍议	王发焜 (177)
近水楼台先得月	李 新 (179)
国际惯例不是“蛇”	傅绍良 (182)
企业家的社会坐标	祝文善 (184)
超编一人“杖一百”	林仁标 (186)
“软处理”之类	曾勋意 (188)
代石头诉	张锦才 (190)
贪官莫为	陈天必 (192)
潮头片羽	李维松 (194)
矫枉必须归正	张若愚 (196)
风高大树中天立	陈天必 (199)
“平淡”刍议	陈 荫 (201)
小议影视演员的“伪现代”	吴励生 (203)
文化消费心理小探	魏世英 (205)
男儿无泪又怎样	郑克辛 (207)
教师节的倒挂	游鹤楼 (209)
回来吧，人！	于宗兴 (211)
抬杠篇	

——关于反腐败	林徽润 (213)
物尽天年	孙德庆 (215)
富裕的另一面	徐 风 (217)
审美与审人	许吉友 (220)
对干部的“争议”要作分析	张黎洲 (223)
人、神、共产党员	陈 荫 (227)
略论阿猫阿狗心态	黄奕谦 (230)
谈谈“厕所文化”	施晓宇 (232)
“自我宣传”的效应	
——访日随想	俞月亭 (235)
就“流生”说几句	陈 奇 (239)
某乃黄帝 X 七世孙	刘玉志 (241)
“难得糊涂”析	黄冠英 (243)
重赏与勇夫	张 红 (246)
论“官肿病”	海 风 (249)
“官无三日紧”	苏少壬 (252)
“拍马”果然有“术”	尤 廉 (254)
新钱神论	万里云 (257)
道听途说杂记	郑鹏远 (260)
批评不易表扬难	张锦才 (263)
古人近事	文 净 (265)
知识恐惧症	黄奕谦 (269)
以“精”取胜	谢益美 (272)
办事公文的诉说	陈文振 (274)

拿不嫌少的钓公	郭同生 (276)
寻找“绿叶”的位置	李绪茂 (279)
谈“饭”	吴建华 (281)
国家无文虽富亦贫	赵家欣 (284)
“拿他没办法”析	向贤彪 (286)
“车”的遐想	谢振铎 (288)
说“知己”与“已知”	郑朝宗 (290)
听君一席话	陈其浩 (293)
“倒”字补证	林四端 (296)
长辈的指责与晚辈的困惑	王 展 (298)
人才学家同吴承恩商榷	陈文振 (300)
晦气的禳解	俞元桂 (302)
说“眩惑”	李乡浏 (306)
“标语现象”之我见	叶泽南 (309)
路，在我心中	俞元桂 (312)
孙行者的《鸣冤赋》	陈育进 (316)
人话问题	张若愚 (318)
童工问题之我见	王仲莘 (321)
历史性的巨响	黄种生 (325)
说“谨慎”与“糊涂”	郑朝宗 (328)
我上电视	郑启五 (330)
新龙学质疑	王仁山 (332)
“无私”与吃饭之类	王仲莘 (335)
闲愁效应	夏和平 (338)

从“蜻蜓点水”想起的	赵家欣 (341)
窗外，春光明媚	
——为《生活窗》300期而作	黄敬林 (343)
不可分离的绿色根基	黄种生 (346)
“吃请”的不易	杨健民 (348)
国货：面临着挑战	林谋荣 (351)
我是中国人	黄意华 (354)
戒烟杂说	陈章汉 (356)
自知轻重论	房向东 (360)
当官建府忧思录	傅书松 (363)
画马必以马为师	赵捷 (368)
“特殊材料”议	方友义 (370)
国旗国旗，我们爱您	傅绍良 (373)
别治“花样学习”	张希舟 (375)
关于鼻子等等	陈章汉 (377)
东施效颦不足效	张翼 (381)
烟酒功过	黄鯤 (383)
万花筒中	杨际岚 (386)
姓怨	詹郢森 (389)
“鲑鱼效应”的思索	黄意华 (392)
“政治待遇”说	吴俊廉 (394)
多情的土地，伟大的母亲	吴咏青 (396)
没棋了？	宋志坚 (399)
说“名”	傅书松 (402)

用人拾零	音 敏 (405)
夫妻之间应多点幽默	何东平 (408)
我,知足又不知足	刘含怀 (410)
伟哉,国魂!	张 红 (413)
观“棋”不语非君子	刘信德 (416)
昭忠祠的困惑	潘文森 (418)
一方端砚千古情	吴咏青 (420)
“巨型睡佛”一堂课	夏和平 (423)
要有“睡地铺”的参照物	陈添地 (426)
论面孔	南 帆 (428)
且说爱情	朱谷忠 (434)
人情与物情	郭修玮 (436)
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林振夏 (438)
卡拉·OK 之类	林振夏 (441)
榕城随感	郭 风 (446)
“别一种”三题	张品曲 (449)
情浓于雨	杨纪波 (451)
饮酒杂说	潘文森 (455)
人们为何少名松?	林景华 (458)
腰的往事	陆宜根 (461)
说“金奖演唱”	何少川 (464)
倒影的魅力	赵 捷 (466)
闻“侏儒酒吧”停业有感	张潮平 (468)
“请”与“不请”的选择	达 力 (470)

说“缺钱难办”	何少川 (473)
关于成立“向东会”的启事	房向东 (476)
她的微笑能融化冰雪	袁启彤 (478)
常年辛辛 不嫌苦苦	何东平 (481)
欲知大道 必先知史	
——有感于福州市德育基地建设	向贤彪 (483)
功利与读书	柯建瑞 (486)
著书难为稻粱谋	赵家欣 (488)
论誓言	南 帆 (491)
火药—中国—诺贝尔	陈 岑 (496)
看客种种	施敏华 (499)
恃才傲物与恃权傲才	宋志坚 (501)
两个孔夫子	啸 马 (504)
“小小书包”	陈金山 苏敦明 (506)
记忆里鲁迅故乡的雪梅	许怀中 (508)
吃“派头”	啸 马 (511)
“痘疤”引起的谈话	陈 岑 (514)
鹭岛礼炮的宣示	许怀中 (517)
《闽潮录》编后记	宋志坚 杨际岚 (521)

福建杂文征文

(1989年4月—1990年3月)

在谷文昌碑前

徐明新

解放前，东山岛风沙肆虐，房舍被埋没，田园被吞噬，人民苦不堪言。1954年开始担任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岛上军民造林治沙，从根本上改造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东山干部群众怀念这位共产党人，去年7月把他的骨灰移放在岛上赤山林场的万木丛中，并立了碑：谷文昌同志万古长青。

人民，是最公正的，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谷文昌，虽然出生在黄河之南，虽然六十年代中期就调离东山，虽然离开人间已八、九个年头，东山人民还是要请他回来——人民的好书记。

一个领导干部在位的时候，有掌声，有好话，应该说是不难的，因为手中有权。而当离职了，去世了，人们仍怀念他，赞扬他，那就不容易了。身后的赞扬，往往发自肺腑，纯洁诚挚，是最珍贵的。

* * *

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造林治沙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会为他树碑，为他立传。

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是不是应当把功夫用在扎扎实实

实为人民服务上？今天，人们识别一个人，不仅仅看他怎么说的，更要看他怎么干的。“嘴上说得好听，做的是另一套”的人，人民绝不会相信，还会送他一顶伪君子、两面人的帽子；“唱功不错，做功不行”的人，人民也不感兴趣，因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嫌。

人民敬仰的是那苦干实干、言行一致的人。老黄牛不用说了，称为千里马的，也应当如此。

* * *

在东山，谷文昌的碑何止一处。那组成绿色屏障挡住滚滚黄沙的千万株树木，伟岸坚强，不都是谷文昌的碑？那曾经饱经风沙之苦、如今在林带保护下安居乐业的人们，感恩戴德，一代传一代地为谷文昌立碑——有口皆碑。

其实，每个人的身后，都会留下一座碑——无形的或有形的，褒的或贬的，这碑，往往是历史对人生的写实。

今日的东山县城，那成片别墅式的楼房招来指指戳戳，其中就有县领导干部私人盖的。当得知主人的身份时，人们不约而同发出了一连串疑问：他们的钱从哪里来？建筑材料从哪里来？是低价、平价，还是高价？

不妨说，这类房子也是一种碑。

跟谷文昌那万木丛中的碑相比，谁光彩？谁荣耀？

如果说，绿色丛林中安卧的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共产党人，那么，那些靠权力捞来房子等等的人，是不是一个先天下之乐而乐的开始变味的共产党员？

（原载1989年4月9日《福建日报》，获征文一等奖）

从“气功热”想到的

林振夏

中华大地处于亚热带，国人爱夸得天独厚，寒暑宜人。然而不知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却是不时刮风，常见“热潮”。

我的女儿学了气功，每晚 12 时运气，次日倦容满面，劝她注意休息，则反驳曰：气功师说了，学好运气，每天睡 4 小时就足够了。她还宣传气功能治很多病，而且不许有任何疑问，否则就斥之曰“不诚则不灵”。显然，她是入迷了。这类入迷者应该很不少吧？要不然“气功热”如何成潮。我相信气功对于人体的研究和人类健康是有意义的，我也多么希望气功能消灾弭祸，为成千缠绵于床第的患病者解苦，为亿万苍生造福。然而我仍然有很多疑问，如：气功有无消极作用？对不同的人是否有同样作用？是心理作用还是生理作用，还是两者互为作用？……我以为，只有能解答各种疑问，气功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也只有成为科学之后，气功才能按规律显示其力量，就此而言，我实在祈望“气功热”能热下去，要不然，老在“诚与灵”上下功夫，披上玄学的华装，企望秦汉年代就追求的长生不老术在今朝应验，也只能大热一阵，终究还是要冷下去的。这类事并不少见。前些年，先是养“海宝”，后来是养“小壳虫”，还有什

么服“681”粉，注射鸡血，还有什么“甩手”运动，都很“热”了一阵子，在养的时候，在服用、注射和运动的时候，大抵也是“诚”的，至于灵不灵和为什么，至今还是个未知数，结果便是糊里糊涂地冷下去。

如今，文化生活中的“新潮”可谓热矣。洋腔洋调的流行歌曲，曲折离奇的通俗文学，全裸的人体画（照），风靡全国。对此，褒贬对立。有人则主张中外汇流，雅俗并存，“文竞人择”，优胜劣汰。这个主张是够公允了。但是，目前民族的传统的歌曲难进音乐厅，纯文学读者锐减，风雅画创作降温，是否只有任其冷下去以至自然淘汰？“汇流”、“并存”云云，是否可以有所提倡，有所鉴别？流行歌曲的唱法颇有可取之处，但是，明明是表达欢乐的歌词，为何演唱者定要满脸愁苦，明明是轻松的曲调，为何演唱者定要状若痉挛？就不妨探讨一番。眼下“价值论”风行，可惜某些人的艺术价值观天平往往为金钱的砝码所左右，全国一阵风出版 59 种人体画集，竞争者的某些追求心照不宣。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人体艺术是美的，不反对出版人体画（照）集，但是，并非什么裸体都是艺术、都美，倘若有意把色与情相联结，则无异把反封建和性挑逗划等号。文化生活中的热与冷所以不能等闲视之，为的是造成吸收外国之长又发扬民族特色的繁荣的文化，避免民族的文化滑坡和精神滑坡。

经济生活中热与冷是全国都在谈论和解决的问题，我对于流通领域里的“热潮”颇为惶惑。不久前去北京，那火车站真是人流滚滚，到了上海，所经过的街道更是人潮澎湃！据说北

京流动人口超 110 万,上海则近 200 万,全国“流动大军”竟达 5000 万。“大军”中除盲流的民工之外,经商者不是少数。发展商品经济,要花很大力气去打开流通渠道,这是浅显的道理;十年努力,成效显著。但是,当人们发现流通领域油水那么大,钱那么好赚,漏洞那么多,于是经商的热潮席卷九州,各行各业,智者、愚者、勇者、弱者、事业家、投机家,纷纷出动。机飞九天,船闯四海,马驰马路,牛夺牛道,鱼龙混杂,好不热闹。及至领导机关办起公司,以权谋钱,则出现极为复杂情况,腐败现象随之产生。于是,本来为打通流通渠道,反而到处起堵塞作用。当然,现在说整治,对于流通领域,却不是简单地治“热”,切不可认为打通流通渠道错了,重新用老办法堵死,而要转变的只是纷纷然昏昏然的局面,要清除的只是腐败现象。

现实生活中人们头脑的冷热失调,是否与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的盲目迷信、侥幸成功有关?是否与多年前风行的全民性的大轰起哄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影响有关?是否与“立竿见影”的急功近利思想有关?是否与一刀切、一风吹的主观片面思想方法有关?刮风、起哄、动辄“掀起热潮”,这种办法总是不行的。看来,在我们谈论调整时,对于思想调整是无法回避的。看来,科学、民主和法制乃为治世兴业之达道。

(原载 1989 年 4 月 14 日《福建日报》,获征文二等奖)

漫话“舆论监督”

陆志斌

这是一个大题目。写短文章，似宜“小题大做”，小中见大。我这里是：“大题小做”，在大题目下写点小杂感，倒也未尝不可。

时下舆论监督是个热门话题。上面有提倡，人们也期望殷切。谈论者大体都是说舆论监督如何重要，该不会有异议的吧。前些日子，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人发表言论，说舆论监督是“无权者”监督“有权者”，怀疑其未必有效。这或许只是一种气话，无非是盼望权力部门真正发挥监督职能。记得从前看古装戏，每当看到微服私访的监察御史出场，便格外感到兴趣。你看那外表上似乎“无权无势”的巡按大人，在微服私访期间忍受着为非作歹的权势者的种种奚落和侮辱，然而一旦亮出真实身份和象征着大权势的尚方宝剑，那气势确是非同小可，吓得那贪赃枉法的官老爷们赶快爬在地上求饶。这是“有权者”监督“有权者”，并且是大权势对付小权势，处理得可谓痛快淋漓。我们这个社会，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影响较深，一些人比较习惯于看权势之有无和权势之大小来处理问题。舆论监督既然是“无权者”监督“有权者”，自然不会怎么“痛快”。只